

美国历年获奖科幻读物丛书

蓝色虚幻

美国桥出版公司版权提供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蓝色虚幻

S. M. 巴克斯特 等 著
孔 喆 赵 伟 译
范 岳 校

辽宁画报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 06—1998—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色虚幻/(美)巴克斯特著;赵伟译.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8.1

(美国获奖科幻读物丛书)

ISBN 7-80601-228-1

I. 蓝… II. ①巴… ②赵…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103 号

WRITERS OF FUTURE VOL. 5

©1989 BRIDGE PUBLICATIONS,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8 Liaoni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idge Publications, Inc. and Author Services, Inc. through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由美国桥出版公司正式授权独家出版。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50 千字 印张:12.125

印数:1—10 000 册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邢和明

责任校对:大可

封面设计:冯守哲

版式设计:和明

定价:19.80 元

编者的话

“美国历年获奖科幻读物系列”丛书共十三集，现已由我社编译出版。

这些科幻读物选自美国历年评选出的获奖作品，有着全新的科学知识、大胆的幻想、新奇的构思、曲折的情节及与之相配的插图。

它们不仅反映了当代美国人民对科学和未来的探求，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作者的鲜明爱憎。

这些读物代表了近年美国科幻读物的最高水平，因而深受美国读者的欢迎。为了在我国青少年中提倡学科学爱科学的意识，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知识、有所启发、有所钻研、有所成就。

目 录

-
- 父亲的女儿们 K. D. 温特沃恩 (1)
玛蒂尔与钱包 丹尼奥克·丹尔
沃克斯勃特·奥恩 (11)
蓝色虚幻 S. M. 巴克斯特 (37)
未知世界 艾奥雷克·斯特博浩斯 (61)
纳木勒家族 杰米·纳西尔 (64)
雷切尔的婚礼 弗吉尼亚·贝克 (97)
给妈妈的一封信 史蒂芬·C. 菲舍尔 (162)
假腿女士 帕勒·梅 (175)
一如既往 马克·马茨 (216)
月下漫步 马克·安东尼 (246)
星 鸟 史蒂芬·约克 (278)
异域精灵 史蒂芬·马丁迪尔 (299)
在冰层下面 C. W. 约翰逊 (322)
施朗德船长的命令 加利·W. 肖克雷 (351)
交流更新 里昂·哈博德 (359)
女人的一条建议 玛塔·韩德尔 (366)
魔 画 哈尔·克里蒙特·斯特布斯 (373)
关于插图画家 (381)

父亲的女儿们

K. D. 温特沃恩

作者简介

K. D. 温特沃恩曾做了十二年的小学教师。她后来说那段经历让她在探索人性方面获得极大启迪。

以优异成绩获得大学文科学士学位后，她居住在奥克拉荷马的突尔沙。她主要的娱乐是跳舞。孩提时她学过踢踏舞和芭蕾舞，现在已三十多岁的她正在学习民族舞蹈。

她不属于任何作家流派，显然不知道奥克拉荷马东北部地区有许多活跃的科幻小说迷群体及许多专业的、业余的科幻小说作家。这样她树立了一种科幻小说作家的新形象：“广泛应用人民的智慧，遵循创作是一种独立的职业”的信条。

也许这种信条是对的，也许不对，但不必在意这一点。在某一点上讲，她的观点就是：创作就是坐下来认真写作。对于她而言，每天三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坚持完成，这里将向您介绍她创造的篇章……



拂开耳边那一缕黑色的卷发，艾瑞儿把她那只微型窃听器塞入耳中，倚在床上。

“……不知道，卡洛斯，”传入耳中的是艾瑞儿听惯了的母亲那极力压抑着的声音，“也许我们应该到此结束，再从开头开始。我不喜欢她现在的样子，简直是个小精灵，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

父亲打断了母亲的话：“看在上帝的分上，兰亚，这已经是你要的第三个艾瑞儿了，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

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令人痛苦的沉默。艾瑞儿一面继续听着那边的动静，一面把玩着她前两天在储藏室里发现的时空管，那里记录着他们过去的的生活片断。其中有这样一幕：艾瑞儿、卡洛斯和兰亚乘着一只筏艇，在一条美丽的河中顺激流而下；艾瑞儿那无忧无虑的小脸上洋溢着欢笑，她黑色的长发在水花中向后飘舞；卡洛斯和兰亚向前倾着，双臂紧紧拥抱着艾瑞儿……

艾瑞儿的指甲深深地嵌入肉中；她从未与父母乘过筏艇，那个女孩儿只是以前的艾瑞儿中的一个。

接下来，艾瑞儿听到有人拉开椅子，离开餐桌。尽管看不到餐厅的情况，艾瑞儿还是能断定这是她的父亲。每当发生争吵无话可说时，他总是离开，而她母亲只是坐在那里不动。

前门重重地响了一下。艾瑞儿拿出窃听器塞到床垫下。那里机器人保姆赫泽 2000 是不会发现的。她抽出素描簿，在膝

上放好，继续画那头阿拉伯母马，用铅笔仔细地在马的鬃毛上着色。

“艾瑞儿？”她母亲的声音通过室内电话的扬声器传了过来。

艾瑞儿把画笔放到右手，用左手按下接收器的按钮，应了一声“是的，妈妈。”同时继续在马鬃上勾画着。

“别总是‘是的，妈妈’、‘是的，妈妈’的，你很清楚现在几点了，小姐。”母亲的声音听起来脆脆的，好像随时会碎裂。

艾瑞儿瞥了一眼墙上的水晶永久摆钟：4点钟。艾瑞儿仔细地把素描簿的边与桌角对齐放好，然后穿过厢房来到正厅。

她母亲交叠着修长的双腿坐在客厅里，紧闭的双唇显示着她略带神经质的不满情绪。母亲被她父亲气得要命，但他已经离开了，不管她是何种表情他也看不见了。

“你该上音乐课了，但你迟到了三分钟。”母亲那尖利的猩红色指尖急急地敲打着塑玻桌面，那是一曲愤怒的乐章，“你要多练三十分钟作为补偿。”

艾瑞儿迅速滑入合成器旁边的椅子上，莫扎特的乐曲马上飘入耳膜，母亲在旁边看着她。她把这个曲子弹了一遍又一遍，但她的手指偶尔还是会按错键。

一小时的音乐训练结束了，那附加的三十分钟也弹完了，艾瑞儿很快从莫扎特的浪漫境界中退回到现实。

“真不知道你出了什么毛病。”她母亲抱怨道，然后轻啜了一口杜松子酒，“到现在你应该弹得好得多了。”

艾瑞儿明白了，某一个“艾瑞儿”在她这个年龄上钢琴

技艺比她高得多，但她母亲永远也不会亲口说出这一点。

“不要那样看着我，”她母亲用小指尖搅动着酒水，冰块叮叮当地碰撞着杯壁，“去把作业做完。”

艾瑞儿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门，拖出一个纸盒子。盒里装满了她几天前从储藏室找出来的东西：旧照片、时空管、信件等。艾瑞儿俯卧在床上，思索着她的朋友丽莎对她说过的话。

“你是说你已经十岁了，而你父母还没有告诉你你究竟是第几个？”丽莎红扑扑的小脸上满是惊讶与不屑。“我父母早就跟我说过了。”丽莎打开书包，抽出几张旧照片，“我是第四个。这很不错，现在我的父母已经很有经验，知道该如何引导我成长了。我父亲说我有权利知道我自己及前几个‘我’的情况。”

艾瑞儿端详着丽莎递过来的照片。一张是在马戏团里，一个比现在的小得多的丽莎正坐在一头小象上；另一张是一个大点儿的，留着短发的丽莎，穿着一件很短的，已过时的衣服正在微笑。

“这不都是你的照片吗？”艾瑞儿把照片递还丽莎，“我还是不明白。”

“这些都是其他的‘丽莎’，不是我。我从没去过马戏团，也没梳过短发。”丽莎使劲地晃着头，她那姜黄色的发辫飞舞着。“天哪，你这可怜的家伙，你父母竟没告诉你任何事。”她猛地向后仰在艾瑞儿的床上，又弹跃了一阵才静下来。

“其他那些呢？”

“那些早于我的，”丽莎坐了起来，严肃地望着艾瑞儿，忽

然语调中含了一股凄凉，“还有那些——还未出现的……”

艾瑞儿只是出神地望着她，什么也不说，仿佛没听见丽莎的话。

“你知道，”丽莎说，“就好像你父母买回一个赫泽，它把肥皂放到肉里，他就把它送回去，换了一个新的回来，你我就像赫泽一样。”

这时艾瑞儿开始有些明白了：“就像换货。”

“是的。”丽莎说，“你知道你是第几个吗？我知道你不是第一个，因为我妈妈说过你父母至今应该很有经验了。但这样也好，因为没人想当第一个。我爸爸说过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仍处于试验阶段。”

丽莎回家后，艾瑞儿把储藏室翻了个底儿朝上，找出了一盒子的照片和时空管。里面记录的事她都没做过，那些衣服她都没穿过。照片里所有的“艾瑞儿”看上去都跟她一模一样，只是——她们不是她。仅从照片上看，她无法断定到底有过多少个艾瑞儿，但其中一个显然已超过10岁。有许多衣服、信件和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信件中她了解到很多情况，这些信大部分来自一个叫汤米的男孩，他似乎很喜欢艾瑞儿。这些信都满含深情，里面甚至有一张合影，照片中的艾瑞儿要大一些，旁边站着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孩，她想那可能是汤米，但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证明。

七点钟，她通知厨房开饭，她父亲已经回来了。她总是在晚饭时间回来。

艾瑞儿迅速地悄悄坐好，垂下头祈祷。她母亲晚祈很快，

所以这用不了多长时间，赫泽把鸡汤盛上来，艾瑞儿喝汤的姿势很正确，这没有惹她母亲发脾气。

喝过汤，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今晚的火鸡。艾瑞儿看了看她父亲，他的气似乎已消了。她想也许这是她了解自己身世的好时机了。

“爸爸，”她眼盯着绞在一起放在腿上的双手，轻轻地问道：“我是第几个？”

“什么？”她父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滑稽，又有些空洞。

“我是第几个艾瑞儿？”她看着他的脸，他黑色的卷发及微被头发遮住的面孔与她如出一辙，“您知道的，在我之前有几个艾瑞儿？”

“这是谁告诉你的？”她母亲的脸色如同他们昨天买回的椅子一样白。

艾瑞儿机械地一下下拨弄着赫泽放到她面前的火鸡，“丽莎说她是第四个。”

她母亲怒气冲冲地看着她父亲，浑身痉挛地站了起来。她把白餐巾丢到地上，离开了餐厅。赫泽把餐巾拾了起来，叠好放到她的座位上。

“丽莎说她有权知道自已的情况，爸爸，”艾瑞儿偷偷地瞥了她父亲一眼，“我也一样吗？”

她父亲就坐在那里盯着艾瑞儿的脸，但艾瑞儿觉得他不是真的在看她。

艾瑞儿又吃了一口火鸡，然后做了个鬼脸，“太咸了，”她说：“你要换一个赫泽吗？”

她父亲把眼光收回到他盘子中，“不！”他轻轻答道：“我

能修好它。”

“其他那些艾瑞儿怎么样了？她们去别人家做女儿了吗？”

她父亲面色惨白：“她们回到她们所来的那家医院去了，然后我们有了你。”

“你还要再换一个我吗？”

“不！”

艾瑞儿现在觉得她不是真的很饿。她离开座位走向父亲，但他没有抬头：“我想这样会很好，不是吗？”

突然她父亲伸出双臂拥抱住她，把她紧紧搂在胸前，“是的，”他有力地低语道，“那很好。”他的脸湿了。

艾瑞儿伸出双手抚弄他的头发：“对不起，爸爸，我不是有意让您难过。”

他父亲直起身：“你没有使我难过，宝贝儿。”

她笑了，父亲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亲昵地称呼她了。“我还要吃火鸡吗？”

他拍一下她的背，放开她，“不，你到厨房拿一块营养饼，带你到房间去。我睡觉前会重新安排赫泽的行动的。”

“好的。”

“嗨，艾瑞儿？”

她停住迈向厨房的脚步，回过头来。

“今晚你呆在房间别出来，我和你妈妈有事要商量。”

艾瑞儿点了下头，继续向厨房走去。她在备餐室找到一份花生果酱饼。

她母亲常说花生果酱饼有腐臭。

回到房间，她从床垫下拿出窃听器戴上，然后坐到书桌

前，一面继续她的画，一面仔细品味着花生果酱饼，阿拉伯母马的栗色皮毛闪闪发亮。

“……你不想再要一个科隆儿?! 我可想放弃这一个，换一个完全不同的，重新开始。这一个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成就。”她母亲的声音最后停留在一个上升调上。

艾瑞儿拿起轻铅笔，调到棕色，往画面上涂阴影。

“人不是可以随便处理来处理去的!”他父亲似乎极为愤怒。

“你是知道规则的。一旦一个科隆儿出了什么差错，你就再不能保留它了。”艾瑞儿听到冰块碰撞酒杯的声音。

窃听器那边传来一阵沉默，这沉默中似乎蕴含着灾难。艾瑞儿将铅笔调成黑色，画马蹄子。希望她父亲这次不要再走开。

“可她根本没犯什么错误!”

艾瑞儿听到有人起身在客厅里来回踱步，那是她父亲。

“我们要把它处理掉，”她母亲说：“我明天就去医院!”

母亲说完后，那边只是沉默。艾瑞儿在那马上最后修涂了几笔，把它挂到墙上。她退后几步欣赏自己的作品，感叹这次她把马的颈项与肩膀衔接得很巧妙，整幅作品惟妙惟肖。当然，明天她母亲就会把它从这里拿走。

母亲喜欢音乐。

“嗯，”她父亲说，“我们会想她的；当然，她不会永远离开我们。”

艾瑞儿点了点头，“那要很长时间吗?”

“大约要一年。”他从赫泽的控制盘上抬起头，“首先她必须要长到足够大，然后他们还要检验一下，以确保它这次不会出现什么差错。”

“在她回来之前，我还必须练习音乐吗？”

她父亲眨了下眼：“至少我认为不必。”

艾瑞儿考虑了一下，决定无论如何她应该多少练一点儿。她走近一些，越过父亲的肩头看赫泽那复杂的内部零件。“你还没有告诉过我，我到底是第几个？”

他在赫泽的烹调盘上最后动了一下：“你是第三个，艾瑞儿。”

“噢，”她把控制盘的盖子递给她父亲，“这不错，不是吗？”

他冲她笑了笑，把盖子放好：“这好极了！”

玛蒂尔与钱包

丹尼奥克·丹尔

沃克斯勃特·奥恩

作者简介

在以前，也曾有过相互合作的伙伴获得了成功。但实际上，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在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两大州之间完成了一个故事，可谓获得成功的首次尝试。这两位作者是通过计算机网来合作的，直到故事接近尾声之际才彼此见了面。这真是罕见的事情，如今人们真是生活在先进的世界之中。

作者丹尔与萨拉婚后就居住在阿尔马达，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丹尔在计算机方面通过了等级考试并获得证书，而且撰写了为太平洋市场公司训练的程序手册。

奥恩在德克萨斯州从事电脑软件工作，他的妻子珍妮在剧院工作。他母亲从事专业的编辑工作。他经常写一些学术性的文章。

接下来，就讲述运用科学技术来完成的这段故事。

